

中國人民文學報章

過關

山東文協實驗劇團集體創作

賈 霽·李 夏執筆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過 關

山東實驗劇團集體創作

賈 霽·李夏執筆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過 關

著 者 賈 霽 等

出 版 者 新 華 書 店

翻 印 者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三千冊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時間 一九四四年初春

地點 山東濱海區莒南縣劉家官莊

人物 劉紀湘

劉二嫂

劉三叔

劉紀興

劉紀年妻

劉紀忠

劉紀亭

劉紀在

劉志剛

識字班學員甲（紀健）

乙（紀青）

丈母娘

李二牛

（羣衆若干人識字班學員及其他）

目 錄

過關.....	1
---------	---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曲譜.....	109
---------	-----

第一幕

在各教會長劉紀興家的院子裏。右後方是一堵泥牆，開着大門，看到外邊的衚衕。大門裏，門左手有一個羊欄，雪白的一對小羊在咪咪的叫着；再往左去，一架棚子底下，拴着一頭毛驢。院子左邊，斜斜地看見兩間堂房，靠左開着門，可以看見屋內的雜物；門的右邊，開着窗子。院子右角上，長着一棵樹，現在才發芽；樹旁邊有些樹根和石頭。

這時候正是初春。這一天，已經是午飯後了，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人；陽光斜斜地從西南照耀過來。

堂屋門裏，有一架紡車在動轉着。

忽然有人在衕衕那頭向右走過。那個人走着唱着『小嫂子，上南山……』這怪有情趣的小調。這人約摸二十五六歲年紀，尖頭尖嘴，細高個子，有些吊兒浪當滿不在乎的神氣。他姓李名二牛，原是一個戰士，去年某次戰鬥，他掉隊了，一直就留在家裏不歸隊；有時候會說些歪道理，發洩他

對部隊中某些個別現象的不滿，以掩飾他自己。他唱到這大門口，停了步，向院子裏張望了一下，就在那裏叫了：『各救會長！……』

隨着堂屋門裏的一個姑娘，攔下了紡車，從門裏跑出來。她才十六歲，健康的圓胖的身體已經發育起來；黑皮膚，濃眉，長髮辮，配上一對稍稍凹入的大眼，時常轉動那晶亮的水汪汪的眼珠，格外顯得伶俐活潑；她動作敏捷，聲音粗直，有些孩子氣，因此在工作上不免有些幼稚，可是熱心的要求進步，使她終于會改正了缺點的；她穿着樸素，補着補綻。這小姑娘現在是婦女識字班隊長，名叫劉紀在。

牛 （到院子裏向堂屋門）各救會長……

在 （從屋裏咋呼出來）誰叫各救會長的？（一步跨過台階，把李二牛都衝得向後退了，她站住了，）啊！又是你，又是你李二牛！你來找各救會長幹什麼？

牛 （吞吞吐吐地）有點兒……小事兒……

在 （偏揭穿他）還是借糧食！？還是借錢！？

牛 （不好意思地笑）嘻嘻……

在 還笑哩！家裏又沒錢又沒地，光靠借着使就過日子啦！還不歸隊去！（看着他）你也不看看你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一件破褂子露着肩膀！

牛 看看自己，怪難為情。

在 要不是你把這條軍裝褲子，也跟你開小差開回

來——

牛 （趕忙截斷她的話）哎哎哎，劉紀在！（越說越有理似的）你聽誰造的謠！我開小差？我可不答應！

在 哼！人家誰都這樣說！

牛 你可別聽見風，就是雨！（緩和的解釋）我早說過啦，我是請的個小長假，回來養病的，我心口疼。

在 心口疼？那你不去住醫院？

牛 住醫院也得分什麼病呵，我這個病醫院裏能治得好？

在 誰聽你那一套？你是什麼病？我看你是落後病！不提到歸隊你也沒病。一提到隊伍，也怪，你病就上了身啦！在家裏也不幹活，整天在街上幌着膀子唱。

牛 唱唱也是文化娛樂，正好是休息休息。

在 休息，休息了幾個月啦？（數着）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啦，在家裏吃不飽穿不暖，一連過了兩個年，那個莊上不擁軍，誰不說抗日戰士光榮呀！你不歸隊，你一準就是開的小差！

牛 我……（着急的）我怎麼歸隊呀？我是精兵簡政下來的。

在 又胡編啦，隊伍上精的是老弱殘疾，精下來也幹生產工作，那像你當二流子！？

牛 哎哎，你怎麼隨便罵我二流子？

在 這是罵你？你想想，你一沒病二沒災，十七十八力

不全，二十四五正當年，隊伍上會精了你？

牛 他就簡了我，有什麼辦法！你不信去打聽打聽。

在 用不着打聽，人家慰問團剛從隊伍上回來，都說你是打火線上自己一個人退下來就——

牛 就掉了隊，我這才——

在 這才偷跑回來的！？那還不是開小差！？

牛 （分辯）不不……

在 （頂上一步）不什麼！

牛 （怔住）不和你說啦！（掉頭就走）

在 你走！你不歸隊下一回就別再來，求這個求那個的幫助你！往後連咱這莊這條街這個門不讓你來的日子都有，告訴你！

牛 （回來）那我的脾氣還怪啦，你不讓來，我還偏不走哩！

在 去去去！

牛 這是各救會長的家，又不是你識字班大隊長的家！

在 是我的家早請你走啦！我就看不起青年當妥協鬼！

牛 你你你別老是刺激人！

在 刺激你！？還沒鬥你哩！那時候你剛回來，大家那樣歡迎你慰勞你，說你光榮，可真冤！你真不怕丟人，平素裏還動不動說隊伍上的怪話，你真孬啊！

牛 我孬什麼？那是怪話！？你想想，拿老百姓一個辣椒吃吃，算得什麼，那個班長就熊了我老一頓。

在 亂拿人家東西，批評也是應該。

牛 該，就該他那個熊態度？臉紅脖子粗的鬥，就跟個公雞似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不知道！？要他講那老一套！要我歸隊受他的氣，哼！——

在 哼！你哼什麼！開小差，當逃兵，沒活路，死丟臉，去你的吧！

牛 哎！你這什麼態度！告訴你，我的事兒，誰也管不着！（走）

在 管不着！？抗日的都管着啦！我們識字班站崗放哨，就不讓你進莊！

牛 （回頭）真的？哼！（揚長而去）我李二牛倒還怕你個識字班！？

在 不信，你聽我咋呼咋呼！（下）大娘大爺們聽着，李二牛不歸隊，咱劉家官莊的人都不答理他！……

從堂屋裏又出來一位大嫂子，穿着樸素，乾淨，雖然也補着補綻，絕不寒酸！略長的臉上老帶着微笑，不肥不瘦不高不矮的身材，也很健壯；現在有二三十歲了，穩重而大方，顯出能够沉思的樣子；她是一個勞動婦女，有力氣！有見識，她就是抗屬劉大嫂，大家叫她劉紀年家，這時候她拿着喂羊的草，剛走出門就聽見紀在的聲音！

年 紀在真是個小孩子，又出去吵吵鬧鬧的了，（回過身向堂屋門內）老嫂子，你歇着吧，出來受了風，又咳嗽哄哄的了，我替你喂羊還不一樣？（轉過身走向羊欄）喲！縣裏獎給大哥哥的這隻羊可長得多肥呀？眼看就要降小羊啦！

羊叫着，很高興的叫，大嫂子喂羊，撫着羊兒，隨口哼出一隻流行的參軍小調。

在 （已經站在大門口，這時候，一拍手，跳進來說）
好，大嫂子躲在這裏唱歌哩！叫你唱你不唱，今天開會非拉你唱一個不行！

年 我那會唱歌？誰像你一天到晚都有歌子唱？哎，這回動員參軍的歌子，你學會了多少？

在 誰記得多少？反正一個接着一個的唱，唱那麼大半天也唱不完！

年 可是要緊的還是動員參軍，動員好了唱歌子也有勁兒了，是不是？

在 可不是！動員真不容易，像李二牛吧，他可是個老頑固，不聽說，我剛才到前後街大叫大喊的宣傳了一下，包管什麼人也不理李二牛了。

年 也真得這樣治一治；可是紀在，要緊的還得好好動員他，要不，動員歸隊的動員不好，動員參軍的也費勁兒……

在 要都像李二牛，那咱劉家官莊還能成個什麼模範！想起來，叫人急得頭上都冒火了（一跳，坐在屋門旁搔頭）我一急我就想『訣』！

年 你急的這樣子幹什麼？李二牛倒不要緊，他又不住在咱們莊，再說，他們前莊上也有工作，人家也早注意他了。

在 前莊可也是咱 這個聯防區；咱劉家官莊也得管着

他！各救會長不是常說，咱這莊就是咱這聯防區十二個莊子的領頭的！你這個聯防區抗屬宣傳委員比俺可清楚多啦！

年 那是啊，我反正少不了各處都要去宣傳動員，等我到前莊去再好好的動員動員他。

在 哎喲，一個人管十二個莊子，可要忙毀了你呀！

年 有了工作我就是不怕忙，越忙我越高興，你紀年哥哥當了主力四年多，我的腦筋也變了，我一聽見人家『訣』八路軍，說八路軍壞話，我就從心裏往外不痛快，咱那個人不是在裏頭嗎？紀在，不是我有偏心，我總覺得八路軍是咱們窮人自己的隊伍，今年上級要咱們動員參軍，我喜歡的三天三夜沒合眼，兩個孩子交給隔壁他三嫂子看着，我各處跑，見着人就是動員，我要動員青年都去參軍。

在 （站起）哼，我就看這工作，真是有點難作，動員了半天，青年誰都不願出頭。

年 不是不願出頭，是沒有人領頭啊！要是能動員出個領頭的來，那大家也就好跟着他去啦！你不知道青年人一聽說參軍都喜歡的制不得呢！

在 可是叫誰出來領頭呢？村長吧，又到縣裏受訓去啦，各救會長吧，那麼大年紀了，加上工作那麼忙村長一走他的事更忙了，他也不能去，民兵隊長吧，他又是個蹶子，去了也不中用，剩下來的還有誰呢？……就是俺二哥，他當個村團長，他要是能

去啦，倒還能領個頭，可就是——

年 你是說怕咱三叔和他二孀子扯腿不叫紀湘去嗎？那不要緊，要是紀湘他自己願意去，咱們婦女可以到他家去動員。

在 就怕咱們動員不了啊，俺三叔那個脾氣，張口就『訣』人，俺二嫂也不是個進步的，還有二哥他丈母娘，那個老頑固，也不是個好惹的，動不動小腳蹬蹬的來啦，她要聽說她女婿當了兵，她不找上門來鬧翻了天才算怪呢！

年 鬧隨她鬧去，反正咱們想什麼法子也得動員紀湘出來領頭。

在 能有他出來領頭，那敢情是好啦！——

從門外進來一個青年，叫劉志剛，有些冒冒失失的跑來了，他是個民兵隊長之類的人，說話不經過考慮，行動也有些魯莽。

剛 （一進門就接上了話）我領頭！我領頭！

在 你領頭幹什麼？看你冒冒失失的樣子！

年 真是的，志剛，你紀在姑說的前言後語你也沒聽見，一進門就插上嘴啦！

剛 什麼事也別瞞我，大孀子，你當我不知道，明天十字路開大會，歡迎慰問主力團，各救會長叫我到這來開會，這個會我尋思就是叫咱們青年上、民兵上推代表去開大會，那啦啦唱歌什麼的，總得有個領頭的是不是？我嗓門大，我領頭不行？

在 你呀，拙嘴笨腮的，光嗓門大中什麼用？啦啦唱歌也推不上你領頭呀！

剛 啊啊，你唱的比咱們誰都強，那我可不管啦，我可得歇歇啦！

在 （不經意的）你歇着吧。

剛 不，不，我又忘啦，那個什麼『迎春花兒——迎春花黃——黃什麼黃的』那個歌怎麼唱的啦，你教教我。

在 沒工夫，我還得到堂屋裏去幫着老大嫂紡線呢！
（劉紀在走向堂屋門，劉志剛跟過去）

剛 你紡你的，我唱我的，你教教我也耽誤不了生產啊！

在 （一轉身進去）你倒真有癮

年 你別進去鬧啦，老大娘的老病又犯啦，別吵！

剛 那，在那兒開會呀？

年 你急什麼？坐在這等着吧，各救會長跟紀湘到區裏開會怕就要回來啦！

剛 （將要坐下，又站起來）大孀子，你說，後街上俺那個三老的，該多那個，多不講理呀！（向大門）你來聽聽，俺青抗先隊長跟村團副，還在衙衙口上跟他講道理呢？（回過頭）我比他小兩輩不錯，可我就不跟他窮磨牙，我槍托一點地，我頭也不回就跑來啦，跟他說那些廢話，我沒那麼多閒工夫！

年 什麼事啊？你囉囉嗦嗦半天俺也聽不明白。

剛 後街上俺那個三老的，又在小舖子裏灌了黃湯啦！
一看見我就抓着我的胳膊發酒瘋，硬要叫我去給他
找兒子，說紀湘叔都叫咱們青年上給帶壞啦！大嬌
子，紀湘叔是咱們青年的幹部，青年誰不信服他？
誰不跟他行事？他還能叫咱青年帶壞嗎？

年 紀湘在咱莊上可真是數一數二的好幹部，又會打莊
戶，又能帶民兵，又能幹，又有辦法，不光是青年
信服他，跟着他行事，就是咱們婦女也一樣啊，待
人總是和和氣氣的！

剛 你看怎麼樣？我說他就是不錯，可是俺那個三老的
就是——哎，你聽，他不是來啦！……（外邊的聲音
吵雜着）

聲 （劉紀亭說的）三叔，你家走吧！

聲 （劉紀忠說的）對啦，我們看見了紀湘就叫他回家
好啦。

聲 （劉紀亭說的）對啦，對啦，你家走就是……

剛 （向門外叫）進來吧！跟那個老頑固纏什麼？

從外面來了一些人，頭裏走着的兩個人，一個是劉紀亭，
二三十歲，民兵隊長，因為腰有病，以致半歪着身子，半蹣
着條腿，面色有些憔悴、枯乾，另一個是劉紀忠，二三十
歲，村團副，不大老練，說話有些吞吐，可是倒喜歡搶着說
話。

忠 真是個老頑固！

亭 他比老頑固還，還那個——還官僚派！你們大家

看，看他那個樣子，（學樣子，學聲音，口氣）去呀，去把我的紀湘找回來！找不回紀湘我就跟你們算賬！

剛 找回來？告訴他？紀湘跟各教會長到區裏開會去啦，他要找叫他到區裏找去！看他倒會吹鬍子瞪眼睛！

忠 （仍然裝作那個陰陽怪氣的樣子）怎麼？不給我找去！？噯，你們這些年幼的，你們就敢造反！？倒退三十年，我我我在清家宣統皇帝坐江山的時候，我——嘿——（恢復自己的本色）聽聽聽，誰不知道你，當過幾天莒州府的臭衙役，吃了幾十年的冤枉飯，到而今那壓迫派的腦筋還不變，還擺那個臭臭臭架子呢！

亮 擺得連一担水都懶怠挑啦；大生產運動一開始，看他怎麼辦？

剛 我好心好意的跟他說，我說等你當了抗屬，我替你挑水，好，他跳起腳來就發熊了，你發熊，誰還含糊你！

忠 可大可你也用不着跟他鬧……

亭 他那戶人，一鬧什麼道理也沒法講啦。

年 有理講，跟他鬧什麼？

剛 他就是不講理慣了；連他的兒媳子，他都張口就『訣』，外人他還給你講道理呀！？我看不狠狠的鬥他一下子，他也不知道個厲害